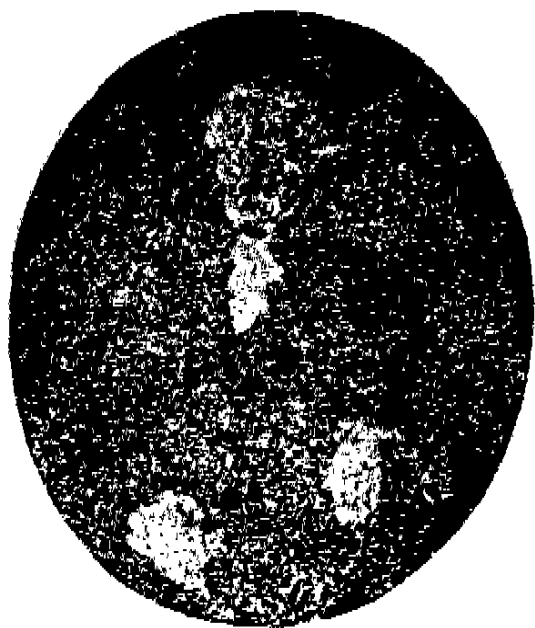


康

德

(西元一七二四—一八〇四)

歐陽教



「如果一個人要做哲學家，
他先要作一個康德的門徒；
如果一個人不懂康德，
他還算是一個小孩子。」
(註一)

前面這四句話，是集西洋哲學史上兩位哲學家杜蘭與叔本華對康德所下的評語。他們都在歌頌康德在西洋哲學史上的崇高地位。

不錯，康德在哲學史上自有其地位，用不著我們在這裡頌揚。可是，從教育史的角度或師道的立場來看，這位哲學界的泰斗，卻常被一般教育學者有意或無意地疏忽過去。這與他在哲學上的崇高地位實在非常不相稱。我們在這裡並無意要歌頌康德在教育史上如何偉大，只是想還給他在教育史上的一個真面目，和朋友們閒談康德在教育或師道上所留下的典範。

一 平凡的身世

大哲學家康德出身寒微。或許因其平凡的身世，使他平易近人，沒變成一個象牙塔裡面的哲學怪物。為了我們能「知其人，而後讀其書」，就從幾個角度替康德作個剪影，看看他是怎樣的一個人。

家庭身世

伊曼努耶爾·康德 (Immanuel Kant, 1724—1804) 於一七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於東普魯士的首府科尼斯堡 (Königsberg，二次大戰後，易名Kaliningrad)。雙親早逝，遺下康德及弟妹等五個子女。

康德幼年家境不裕，父母篤信虔信派，這對康德日後的宗教信仰及嚴肅的道德生活與學說，不無影響。康德一生念念不忘其慈母，他在晚年回憶說：「……啊！我實在忘不了慈母的恩惠，母親在我的心田裡最先種下了『善』的根芽，並加以培育；開啟我感應大自然奧秘的心扉。母親撫醒並開拓我的心智，她的教誨非常有益地影響了我的一生。」（註二）可惜其慈母在康德十三歲時就逝世了。

學生時代

康德於一七四〇年，即菲特烈大帝繼承王位那一年，以第二名畢業於地方上的菲特烈中學，然後進入科尼斯堡大學。他在大學攻讀神學，旁及自然科學、哲學、及牛頓力學。一七四六年以「活力測定考」一文結束其大學生涯。他的父親是一個馬鞍工人，不幸也正在這一年逝世，沒遺留給他一筆財

產，於是他三個妹妹與一個幼弟的生活負擔，就落在他的肩上。

康德在大學裡也是一位高才生，勤敏好學，記憶力過人，舉凡語文、科學、哲學、數學等都奠下了他日後成為大哲學家的深厚根基。

教學生涯

康德在大學畢業後，為維持三妹一弟的家計，一口氣作了七年的家庭教師。難得的是他於一七五五年夏以「論火」一文得哲學博士學位，從這年秋天起任母校講師，一直任教十五年，卻無緣升遷。後來在一七七〇年遞補為邏輯與形而上學的正教授。以後又繼續在此教了二十六年書，其間曾二度被選為大學校長，至一七九七年正式退休，結束了他四十九年的教學生涯，真可說是「鞠躬盡瘁」的偉大教師！

康德一生「學不厭，教不倦」。他在大學裡所教的科目，從哲學、自然科學、至社會科學，可說應有盡有。他的講課，真是循循善誘，風趣生動，使學生如沐春風，如沾化雨。他常以多數中等資質的學生能否了解他的講課為念，更希望學生能作獨立思考與判斷為第一要義。所以他常勉勵門生說：「我不是教給你們哲學（Philosophy），而是教給你們如何作哲學思考（Philosophizing）。」這比起填鴨式的灌輸教育來說，實在是非常珍貴的師道的典範。

在此值得一提的是，康德可說是使近代教育學科學化的開創功臣之一。他除了屢次為文贊助當時的「汎愛學校」運動以外，從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七年間，曾先後四次在科尼斯堡大學擔任教育學講

座，力倡教育研究之科學化，及設立實驗學校之重要性。其教育學講義，後由其門生林克整理編印為「教育論」(Immanuel Kant ueber Paedagogik, 1803)。康德死後，由海爾巴特繼任其哲學教授的空位，並循康德的理想，設立全世界第一所教育研究所，附設實驗學校，全力開拓教育學的理論；這不能說不受康德的影響。我們學習教育史的人，絕不可抹殺這段教育史實。

閒暇樂趣及社交生活

康德身材矮小，不滿五尺，胸部微凹，先天體質不佳，一生未娶，長年過著老學士式的生活，因攝生有道，所以能頤養天年。

康德的日常起居作息非常有規律，德國大詩人海涅(Heinrich Heine 1797-1855)，曾以其生花妙筆對康德的機械式的生活繪出一個剪影說：「我不相信城裡大教堂的自鳴鐘，每日無情趣有紀律的轉動，能勝過它的市民伊曼努爾·康德。每日起床、喝咖啡、寫作、講課、吃午飯和散步，每一件事都有固定的時間；而他的鄰居當見康德教授穿灰色大衣攜著手杖步出家門，走向小菩提樹路時，就知道是四點半鐘了；這條路，在他死後，人們把它叫做『哲學家之路』。他每天在這條路來往八次，一年四季從不間斷。……居民遇他依時散步經過，就親切地向他問安——並撥準他們的鐘錶。」(註三)

康德的日常生活嚴肅守時，可是他也有輕鬆的社交生活。他每天約三、五友好共進午餐，賓客名單包括各階層與各行業的人，不分男女、年齡、宗教信仰及政治見解；這樣他有較廣闊的談話對象，以增進他的知識的深度與廣度。康德真是一個「不出戶，知天下」的學者，除了自己的勤敏好學以外

，其樂與人遊及不恥下問的治學精神，是一個重要的因素。好為人師者，如想避免孤陋寡聞，怎麼可以獨學而無友呢？

巨星的隕落

康德可說是哲學家中的幸運者。他生於一個鼓勵啟蒙思想的開明君王——菲特烈大帝——的王朝，所以能自由發表思想，著書立說，暢所欲言，開創其豐偉的哲學境界。可是一七八六年菲特烈大帝駕崩，威廉第二大帝嗣位，頒佈嚴峻的出版檢查令，限制康德的自由思想，這可能是康德一生平淡的生活中較不愉快的一件事。等到一七九七年威廉第二大帝崩殂，康德與其朋友又得重見自由的天日。

康德於一八〇三年十月十八日罹染重病，這位在學術上及教育崗位上奮鬥半世紀的老學人，至此可說已心枯力竭，一病不起。一八〇四年二月十二日，距其八十歲生日還差兩個月零十天，這位哲人就與世長辭了。他遺留給人間一部二十二大本的思想巨著，與後人的無限景仰與追懷。

康德死後，遺體安葬於大學的墓窖中；在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廿一日改葬時，人們取其「實踐理性批判」一書結論裡的兩句話作為其墓誌銘：「有兩件事充滿心靈中，如果持續地加以思索，便覺得不斷的驚異，即是：

天上的繁星；

人間的良心。」

到了一九二四年慶祝康德二百週年生辰紀念時，康德遺骸又曾遷出別葬，豎碑紀念。

二 偉大的哲理

康德的著作繁富，用字又艱澀，其哲學真如一座冰山，我們較難窺其堂奧。茲撮述其哲學要點如下。

著作及思想發展

康德的全集有二十二大巨冊，英譯及中譯本迄今不全；日譯精裝十八大冊（岩波版）。我們這裡就其與教育及師道修養較有關係的幾種列述如下：

(1) 三大批判：即純理性批判；實踐理性批判；及判斷力批判。第一批判論人如何「知」？第二批判論人如何「行」？第三批判論美感與目的論。這三大批判是康德的代表作，把人生知意情三個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，期能整合出諧和的人生。

(2) 道德哲學原論：這本書是其第二批判的理論基礎，所謂自律的道德原理，或無上命令的理論，皆建立在這本小書；對教育價值及道德教育的原理原則的建立，很有作用，也可說是師道修養必備的一本書。

(3) 道德哲學（一七九七）：這本小書成於晚年，是實際的道德問答教材的舉例。

(4) 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：明辨宗教信仰生活的真正意義，力斥迷信、妄信、狂信、奇蹟、巫術、幻想等怪誕的宗教外衣。亦曾論及人性惡、人性善、及人性亦善亦惡等假設的非是，而自己提出較合

理的人性非善非惡的假設。這可作為訓育方面假設上的參考。

(5) 永久和平論：在這個短短的篇章裡，康德以悲天憫人的心懷，為協和萬邦，開萬世太平，訂定一套走上大同理想的計劃；今日聯合國及其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，有點像循著他的設計而組織，可是其功能與他的理想還有很大的距離。

(6) 教育論：是康德在大學教書時的教育學講稿，小小的冊子，不成體系之作，不能與其三大批判相比。但其中的一些教育見解頗值得參考（有中英日等譯本）。

其他如「人類學」，或「康德傳」，多少可助我們了解其哲學及教育思想。

其次談到康德的思想發展，因他生逢近代歐洲啟蒙思潮的高峰時代，洛克、牛頓、休姆、及盧梭等人的哲學、科學、及民主政治思想，對康德的影響很深，所以康德的一般著作，可以說是極富啟蒙思想的色彩，崇尚理智分析、經驗實證、自由自律、平等博愛、及道德神學等，打破獨斷、獨裁、神怪的作風。這種開明的思想正是教育原理及師道修養的典範。

提倡分析批判的哲學方法

康德的批判主義，既不流於無理的獨斷，也不墮入盲目的懷疑。獨斷論的神秘玄思，與極端懷疑論的懷疑破壞，都無濟於精確性的哲學之建設。康德的批判主義所採用的方法，是一種理性的分析與經驗實證的綜合運用；可是康德卻往往創用一些晦澀難解的術語，徒增讀者對其批判方法的誤解。

康德刻意劃分理性分析、經驗實證、及形而上設證等方法的領域，使其配合其適用的範疇，以免

造成「範疇的失誤」，這是其最大的貢獻。雖然有時他也免不了有一些方法上的範疇倒錯現象，如「物如」之設立，但是大體上其崇尚邏輯分析與經驗實證的批判方法，足可為教育學術之研究的良法，也可說是教育方法的根本原理。

明辨知識與信念

因為採用嚴謹的批判分析，與經驗實證，所以康德能夠釐清了客觀的知識真理，與主觀的信念題材，使其意義層次分明，各不相混，以免在認知的題材內涵上，造成「範疇失誤」，誤認「信念」為知識。這種批判的分析方法論的另一個貢獻，就是非常重視知識的邏輯造型或結構。即是說：以分析批判的方法，從大處著眼，嚴格判別「知識」與「信念」之後，再進一步分析「知識」本身的層次，嚴謹地分析知識的精確性：什麼知識是屬於絕對必然的「先驗真理」(a priori truth)，什麼是相對的「後驗真理」(a posteriori truth)？這樣知識結構的層次釐然。我們在教育理論上，對課程的安排，就知道如何將人類的教育活動，循其邏輯認知的結構判定為先驗的、經驗的、或超驗的，然後才能洞察各思想範疇所代表的意義，而不至於倒錯範疇。

崇尚自由自律的道德良心

康德由於早年的家庭教育，教會中學教育、及其宗教信仰，養成一種嚴肅主義的道德態度。認為道德是至高無上的，只能出於善意、或義務感。亦即道德判斷一定要出於意志的自律，不能出於他律，這樣才有真正的道德價值。由意志的自由自律所發出的道德判斷，就是所謂「絕對（無上）的命令

」(Categorical imperative)，反之，由意志的他律，只能產生「假言的命令」(Hypothetical imperative)。嚴格地說，出於假言命令的行為，沒有道德價值。康德認為「無上的命令」只有一個，即個人在選取主觀的行為箴規時，一定要有「普遍的適用性」。這種「道德的可欲性或可普遍性」(Moral desirability or universalizability)，就是一切善行的形式規準。

重視「吾——汝」的人際關係

康德為進一步解釋其精短的「無上命令」的道德律，他類推地說：道德的可普遍性，要像自然律那樣的普遍化，才有價值。他並以人際關係為例，闡釋互相尊敬 (Mutual respect, or respect for persons) 是一切道德原則的建立基礎。每個人都是一個「目的本體」(End-in-himself)，應受尊重，視人如人；敬人者，人恆敬之。「要善待人性，包括你我任何他人在內，常同時當作目的，而不僅僅當作手段來使用。」這真是一種曠世的金科玉律，把人與人的關係平等化——人格平等。把每個人當作有人格功能的主體，而不是當作無人格的或無生命的「物」或「工具」。這是當代存在主義神學家及教育家布巴 (Martin Buber 1875—1965) 所崇尚的「吾——汝」，而非「吾——它」的人際關係的道德原則。這是師道的一切原理的原理。在教學或訓導上，教師應把學生當作「汝」而非「它」。

稱頌美感的人生

康德認為人的知意情，各有其內在的建立規準。這樣，才能整合真理的認知、自律的道德、及純粹的美感，創造諧和的人生。就個人來說，這三者都能完美發展出來，就是一個健全的人格。康德以

為美是一種趣味的判斷，其形式的內在規準為無關心的滿足，主觀的普遍性，無目的的目的地性（*Notzweckmässigkeit ohne Zweck, i.e. 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*），及範例的必然性。這是一般所謂「為美而美」，或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純美判斷的規準。康德又從美的感情性區分為優美與壯美，即我國所謂陰柔之美與陽剛之美。壯美之特性在於「力」與「數」的壓倒性或無限量的表現，是以有力學的與數學的壯美。他又認為美是出於天才的創造，不管是言語藝術、或造型藝術等等，都要有不斷的創新，才有美感。總之，要美化人生，提高藝術的水準，須先顧到純美的批判與創造，而後及於應用藝術。這在教育歷程上的重點，也應該如此，不可本末倒置。

促進大同世界的理想

綜觀康德的批判哲學，在認知上，崇尚「是是非非」的原則，絕不主觀獨斷，盲目懷疑破壞；在道德判斷上，注重自由自律的道德價值，不囿於任何一種外在的或特殊的價值判斷；然後在美感的創造上，又強調自由美或純美。這些觀點，都強烈地顯示出一種客觀、自由、廓然大公、及諧和美滿的人生。他曾應用這種哲學原理，為人類釐訂「永久和平」的大計（見「論永久和平」），其苦口婆心、及悲天憫人的大智大哲的襟懷，在在溢於言表。他更希望人類能藉教育文化的力量，漸漸濡化人生，以達於大同理想的境界，這可說與孔子協和萬邦的大同理想，心同此理。我們好為人師者，應師此美意為辦學設教的崇高理想。

以上所述，並非認為康德的整個哲學毫無瑕疵可議，而只是大致列述康德的一些哲學原則，省略

了其次要或欠周到的部分，論及其在師道上較可應用的一些原理而已。

三 珍貴的師道

從康德的教育論一書及一般哲學原理的論著中，我們可以整合出下列幾項，迄今仍不失其時代意義或學術價值的教育原則，可作為師道修養的參考。

教育理論應學術化

康德生當十八世紀歐洲啟蒙思潮的頂峰，一切學術門類，正在加速發展，分化專精。所以他極力提倡「教育是一種藝術」。意為教育學應有其系統的原理原則，應該科學化，一如藝術應有其創發性的學術基礎，不能一直停滯在人云亦云的常識層次，否則，教育學將沒有成為一門學術的一日。這一點，與其提倡實驗學校的設立，贊助當時的泛愛學校的教育實驗，都可說是他對師道原理的特別關懷。他大學哲學教授講席的繼任者海爾巴特之創設教育研究所，設立實驗學校，開創教育學的積極研究，不無原因。康德倡之於前，海氏繼之於後。今日教育學及師範教育理論的點滴成就，這些前輩哲人的筭路藍縷之功，實不可泯。

教育目的應以大同為理想

康德認為：「人是唯一需要教育的被造物」。「訓練使動物性變為人性。」「人由於教育始能成為人。」（Man can only become man by education.）這三句話指出教育的需要、功能、與目的。教育

就是要使人成為「人」(Person)，有人味兒的人，或有人的格調(亦即人格)的人。這個「人」是具有是非、自由自律、及和諧美感等綜合的人格特質的人。這就是教育最根本的內在目的，屬於一種「無目的的目的性」。這是一種可普遍化的目的，循此理想就易達到大同的教育理想。所以康德說：「父母只為家庭，王侯只是為其王國。二者都沒有把普遍的善與完美……當作終極目的。但是教育計劃的建立非大同的不可……好教育即是世界上一切善的源泉。」(註四)這可說是一種「世界觀」(Weltanschauung)的教育理想。當然康德並不反對教育之俗世的或實利的等外在價值或目的，不過這些都應朝著大同的理想去適應，不然就易使教育越辦越悖離教育的常道。

教學方法應重啟發創造

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精義在於不盲目的獨斷與懷疑，應是非非，切不可非是非。教學應切切實實的是「教學」(Teaching that such and such is the case)，而非灌輸(Indoctrination)。應該明辨「知識與信念」(Knowledge and beliefs)之別，不可倒錯範疇。「什麼是什麼」。(What is, is,)——分證據說一分話。基於這種真理認知的態度，引導學生自由討論，啟發其分析思考與創造的能力，這才是真正合於批判哲學之精義的教育方法。

學習方法應重慎思求精

從學習者的立場來說，為配合啟發與創造的教學方法，學生應該學思並重，對原理原則應加以分析批判，期能洞察了解其精義。切不可流於膚淺的雞零狗碎的事實的死記。教材的組織須有一定的認

知結構，應重視其邏輯結構的意義，循序漸進，不可粗濫，不求甚解。康德屢次表示反對「活字典」與「三角貓」。因為「一個人只有良好的記憶力而無判斷力，那麼他只是一個活字典（Walking dictionary）吧了！」至於學習上：「博而不精好呢？還是精而不博好呢？最好是懂得一點，而懂得徹底，這樣比博而不精好。」（註五）。康德以為只能人云亦云的「活字典」，及庸俗的「三角貓」，都不是一種可貴的學習成果。如果只是死記或生吞活剝，學習不徹底，咀嚼不細，則真知與知識廢料混雜在一起，難有學習上的創新出現，這是「教」「學」上應特別留意的。

德育方法應由無律、他律、到自律

德育或訓育方法，為顧到兒童道德判斷的發展序列，不能不注意幼兒期的養護；及至學齡期的兒童，漸漸由幼兒期的道德價值的中立或零規範的意識，進入他律的道德意識，可加強約束與訓練；然後發展到青少年期的良心的自律。這種切合「發展道德心理學」的德育設計，在康德的教育論，已可粗見其論點，可是這與其嚴肅的自律的道德理論不相符。這就是實際的道德教育或訓育活動，一定要經過他律期的約束訓練，使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，然後才能較順利地進入自律的理想。這一點，我想康德是心裡有數的。根據當代發展心理學家皮亞傑（J. Piaget, 1896-）等人的研究，大概八、九歲的兒童已漸漸學習自律的道德判斷，所以我們對兒童行為的訓練與指導，多少可藉此為他律與自律的分水嶺。他律的道德行為必須過渡到自律的理想，這才合乎道德教育的目的，也才符合康德的道德哲學的理想。

獎懲應避免或少用

根據康德的嚴肅主義的道德哲學，道德之所以為道德是至高無上的，不能完全憑藉功利主義式的獎賞或懲罰(*Instrumental rewards and punishments*)來推動道德教育。他認為懲罰，尤其是體罰應絕對禁止，這容易養成一種奴隸氣質(*Indoles servilis; a slavish disposition*)，至於：「對兒童的獎賞，也是沒有什麼成效的；反足以養成其自私心理，會使他產生出一種傭工的氣質(*Indoles mercenaria; the disposition of a hireling*)。」(註六)。可見康德絕對不贊成一種奴性的道德教育；也不贊成道德賄賂。這是一種嚴肅主義的理想。不過，他為了適應他律期的行為訓練，他認為「道德懲罰」(有如盧梭式的「自然懲罰」)是可以採行的；例如，不理兒童的無理要求，將犯過者暫時隔離等等。

總之，康德的教育見解，如作為一種啟示性的教育智慧來說，迄今仍有頗多可採行者。新時代的教師同道，因教育專業的訓練，當可藉新知印證康德之說。(註七)

四 哲人的呼喚

我們粗枝大葉地把康德的哲理與師道原則檢討過後，發現今日的思想界及世界教育的動向，與康德的時代相比，實有了長足的進步。一般哲學方面，大家更重視精確的知識真理，因經驗科學的飛躍進步，使哲學不得不漸漸捨棄獨斷的色彩，期能成為一門精確的學問。至於道德哲學方面，雖然理論上大家認可自律、良心、正義、自由、平等、公益等等概念，可是今日的國際社會，爾虞我詐，價值

判斷混亂，功利的他律道德，仍是一般國際社會的普遍現象。至於教育方面雖有很多哲學家從教育哲學的立場闡揚內在價值，或內在規準，如杜威與皮德思（R.S. Peters, 1919-）等，期能使教育設計，更接近於康德或孔子的大同理想，而且實際上也由國際教科文組織推動這種教育理想，可是事實上成績還不顯著。想要藉教育的力量來建設大同世界，協和萬邦為一家，恐怕還有待全世界的教師們，從心底深處接受東西哲人的呼喚，從今起重新教育下一代為將來的世界國民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把這個紛亂的新戰國社會，往大同的境界邁前一步。（註八）

附 註：

- 一：請參考歐陽敦著，康德的哲學與教育思想，第一章，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，第七集，民國五十三年，頁一六三。這四句話，前兩句出自美國哲學家Will Durant；後兩句出自叔本華。見杜蘭著，西洋哲學史話，中譯本（協志），頁二三八。
- 二：加藤將之譯「カントの日常生活」，東京第一書房，昭和十四（一九三九）年，頁十七。本書為康德三個門生助手，對其恩師的追懷文字，非常輕鬆有趣，可助我們了解「有人味兒」的康德。
- 三：杜蘭，前書，英文原本，頁二八八及三〇〇。
- 四：Kant, Immanuel.(1960). *Education* (A. Churton, Trans.) Ann Arbor, Mich.: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9). P.15
- 五：Ibidem, p.98.
- 六：Ibidem, p.88.
- 七：詳細請參考同註一拙著。
- 八：本文論點大致摘錄自拙作康德的哲學與教育思想（見註一）；讀者如作進一步了解，請予參閱。又康德著作及其他參考書目從略，亦可參閱上述拙著所開參考書目。